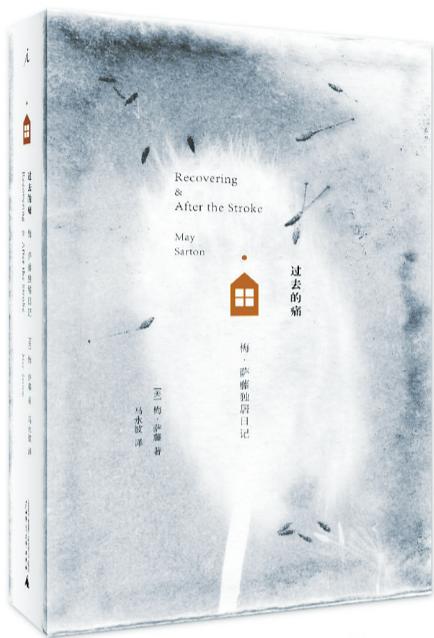


## ◎精彩选读

过去的痛：  
独居者的必读之书

12月29日，星期五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所谓的“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病症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他每次都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确信现在的这次才是最严重的。令人惊异的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地将之遗忘。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莱特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自己的痛苦并沉醉其中。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过去这一年我遭受过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保利娜·普林斯 (Pauline Prince) 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

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有时的我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都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它的寒冷一样，广阔而博大。我与光秃田野之上广阔的半圆形地平线一同生活。雪使田野更加丰富，但我目前的心境而论，我是在寒冷灰色的海上休息。等待阳光捉住卡伦·索姆 (Karen Saum) 悬挂在我卧室窗前的一面小小棱镜，等待那突如其来火焰，先是绯红然后有时是一抹闪烁的蓝，令人震惊地生动。

2月26日，星期一

我已经坐了几分钟，看着波浪在田野尽头破碎。这令人兴奋，因为每当这时候就意味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这是真正的东北大风，混合着冰雹、雨、雪，它会使今天早晨取邮件成为一次危险的出击。发生了一次日全食，我们当然看不见，那意味着早晨十点有一次大高潮，比往常高出两三英尺。从书房的窗户我可以看见远远铺开的海洋，因为我看不见原野下面的岩石，所以看上去好像波浪就在原野上流淌，在雪上展开它们沸腾的泡沫。

昨天是幸福的一天，春天一般柔和、多雾，我去海德 (Heidi) 和哈里·拉皮洛 (Harry Lapirow) 的饭店吃晚餐：真是一次盛宴，有奶油汁调味的龙虾、美味的甜点、浇成女士手指状的草莓奶油冻。一次家庭式的星期天正餐是一种巨大的欢乐，它把我带回了童年时代，和亲爱的拉皮洛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屋里的一个孩子。他们的喜马拉雅猫玛尼，已经长成了一个绝色美人，有着蓬松的大尾巴和令人惊奇的蓝眼睛。它喜欢轻拍人的头发，爬到我的肩膀上和我嬉戏，轻轻地咬人。

今天也很幸福，因为在四个月后，《纽约时报》发表了莱尚夫妇所写的一封出色的长信，反击了迪克斯坦对《报应》的恶毒评论。我知道有二十多封信寄到了《纽约时报》，但我已经放弃了他们会发表任意一封的希望。迪克斯坦在对此的回答中仍抓住她的武器不放，她仍然坚持《报应》是一部隐蔽的同性恋小说。

在我考虑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中哪一封最让我愉快时，我想到了在哥伦比亚教授比较文学的埃默里·内夫 (Emery Neff)，他和他妻子是我在纳尔逊的亲密朋友之一。他说：

《报应》是从最本原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的：性背叛的恐惧，濒死的恐惧。劳拉从对她母亲 (传统的性压抑) 的怨恨中摆脱了出来，也摆脱了让生命非自然延长的医院。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小空间内，细节生动而丰富。你使我们相信，在我们80年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自己的濒死境况，宽恕我们在生的过程中所受的创伤。

选摘自《过去的痛》，[美]梅·萨藤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

## ◎读书札记

## 我为什么会热泪盈眶

——难忘的红色书籍《林海雪原》



□何志敏

白雪皑皑，茫茫林海，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或骑马或徒步穿行于深山老林中，执行剿匪任务……这是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所描写的经典场景。这部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长篇小说以“紧张、扣人心弦故事情节，生动、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瑰丽、奇雄的环境描写”，甫一问世，就受到社会强烈反响。电影、戏曲改编无数，整整影响了几代人。

这本书，一直是我珍藏之书，不知翻阅了多少遍。我耳边常常一听到“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由此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著名唱段，就忍不住热泪盈眶，忍不住回想起书中主人公少剑波、杨子荣、高波、白茹等与顽匪艰苦卓绝，斗智斗勇的伟岸壮举。

有时候，我自己也犯嘀咕：看本书，听段戏，轻意间就掉泪动情，是不是自己年龄大了，眼窝子浅，太性情了？

近期的两则消息促使我对此良久沉思。一则陷入传销的一女孩，被千里迢迢找来的父母解救时，竟拒绝回家，发誓留下创业发财；二则是某地一市长因腐败刚被上级纪委约谈，就跳楼身亡。现代人怎么啦？为什么和早已融入自己血液、脑海中的经典英雄人物差别这么大呢？我苦苦思索着。文学即

人学。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高度集中和提炼。那么，生活中的传销女孩、跳楼市长是活生生的现实中人，小说中的少剑波、杨子荣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相同点，又有什么不同处？的确值得细斟慢酌，条分缕析。一是人要有信仰，崇高的理想大于天。少剑波、杨子荣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进山剿匪，对他们来说，死亡，毫不可怕，鲜血，更是为着这一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为着他们那可亲可爱的乡亲们所流的。无论在多么危急的情况下，都压不垮、吓不退他们，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为了劳苦大众彻底翻身得解放，支持着他们在狂风暴雨中一次次顽强站起，直至最后的胜利。这，拯斯民于水火，救万众于倒悬的理想是何等的高尚啊！传销女孩也有理想，只不过她被洗脑后，把自己创业发财梦想建立在虚幻的害人的金钱金字塔上，人拉人，人骗人，骗亲友，害爹娘，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二是人要有追求，正确的追求力无边。杨子荣深入虎穴，与匪首座山雕机智周旋，他心中有底气，就是要全歼这股血债累累的顽匪，为民除害，纵死不辞。所以，他无论是面对八大金刚的逼问，假演习的试探，还是小炉匠栾平的意外冒出，惊险迭生，却表现得大义凛然而又从容应对。反观那跳楼市长，一心当官为车子、票子、房子、女子，不走正道，做下种种见不得阳光的龌龊事，纪委一谈话，就吓得屁滚尿流，惶惶然末日来临，下场是必然的。三是人要有品格，高尚的人格万古传。少剑波和白茹在经过革命战斗血与火洗礼中产生的纯洁爱情是那样美好、那样甜蜜，也那样令人神往，给人留下久久难忘的艺术遐想。人格扭曲了，人品就低下了。那跳楼市长，本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为公仆，示为人范，却为政不廉，腐化堕落，落下骂名，身败名裂是肯定的。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铿锵的旋律，激昂的唱腔，沸腾的热血。泪花闪动中，我又翻起《林海雪原》，这本让人产生正能量，经过时间淘洗抉择，让我力胆无穷，志坚如铁，永不迷茫的红色经典。

## ◎试读

八仙是一个仙人集体，一个八人小组，但是他们之间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不是一个时代，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不是一同成仙得道的。他们有个别的人有师承关系，如汉钟离和吕洞宾，吕洞宾和铁拐李，大多数并没有。

——汪曾祺《旧人旧事》

我并不是太喜欢江南，无论是词，还是物，都有点软，有点粉。江南是奢侈的。许多地方都超出我的理解力——一个在江南长大的苏州人的理解力。

我眼中的江南很小，我常常把江南看成苏州。苏州是江南大于整体的局部。它占有江南不多的美，但患有江南不少的病。从人性上谈论苏州，大概如此。

软和粉，其实也不错。只是江南的软和粉，是有点软有点粉，还到不了极致。软但不是水性，粉但不是铅华，小家子气，风土人情都缺乏大手笔。江南的小家子气，不是说江南山水，说的是江南文人——江南是被江南文人搞小的。尤其是近几十年。

——车前子《苏州慢》

